

中国文联晚霞文库



马烽文集

第一卷

中篇小说

121374 / 24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马烽文集

第一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烽文集/马烽著.
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0.2

ISBN 7-80094-846-3

I. 马…

II. 马…

III. ①马烽-文集

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048 号

马 烽 文 集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 100021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5.625 字数 2635 千字 插页 32

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2000 套

书号: ISBN 7-80094-846-3/1.116

定 价: 190.00 元(共 8 卷)



一九四三年冬在晋西北黄河边



《吕梁英雄传》的各种版本



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国人民代表团访问朝鲜。前排右起：鲁迅夫人许广平、马烽、团长郭沫若、朝方翻译



一九四五年春，在《晋绥大众报》时摄于兴县北坡村。从左起：社长周文、路克军、邵挺军、李文辛、西戎、赵力克、马烽、束为、张友



母亲遗像（一九五〇年）



童年时汾阳东大王村故居



一九五二年冬，与沙汀（中）访问民主德国时，
参加“重建柏林”义务劳动

目 录

张初元的故事	(1)
周支队大闹平川	(21)
吕梁英雄传(与西戎合著)	(37)

张初元的故事

一 放羊娃

张初元，从小就是受苦受罪熬煎大的。八岁上，当了织毛口袋工人，俗话说：“雇到的徒弟买到的马，由人家喂来由人家打。”挨打受气是家常饭。那时候，学一门门手艺，好不难啊！五年才能满师。张初元家里穷，衣裳鞋袜贴赔不起，只学了二年就拉倒了。后来给财主们当了揽牛放羊娃。整年整月，在那荒山野林里，伴着不会说话的牲畜过活，牲畜吃的肥胖肥胖，人却饿成了黄蜡蜡的。掌柜的不把他当人看，一说话三瞪眼，开口就骂，伸手就打。那阵子，小孩哭了的比尿水的还多。就这样整整忍受了十三年。年岁大了，又揽工受苦租种地过活，然而，还不是个受欺压？在旧社会，财主们永远是把穷人踩在脚底下啊！

二 天大的冤枉

民国二十四年夏天，全家没吃的，他乘闲空上山掏“猪苓”（中药名），卖几个钱过光景。可是那号东西不长苗苗，地面面上也没痕迹，就只有冒掏。那天他扛着个镢头，到那黑山林里，整整掏了一天，好不容易才掏见了一窝，心里实在是高兴。回来的时候，太阳只剩下一杆子高。忽然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两个野猪，正在村长家莪麦地里乱撵，他心里想：“这灰鬼们把庄稼齐糟蹋坏了。”赶忙一阵吼喊，野猪才跑了。

第二天，从早到晚也没有掏下一点点。肚子饿的支不住了，用手在山窟窿里掏着喝了点泥水，没精打采地往回走。

一进村，迎头碰上村长吕良，那人是全村子、全宁武县，顶顶有名的大绅士。一份家当多一半是当村长霸下的，时常是衙门里派下六十块钱的捐款，他只要算盘子响一响，就给村里人摊成一百了。

穷人们出不起，他也不要，让你慢慢积累下几十块，他便逼着一齐都要。他说：“这些款我都给你们垫上了，如今钱都欠在我名下。拿不出钱来我就要地！”这样，穷人们的土地，慢慢儿就都姓了吕啦！他土地多，长工务不过来，就雇村里的穷人打短工。作完活计，向他算工钱，他说：“不要算啦！顶了款吧！”有些穷人款已交够了，他就说：“唔！旧款交够，可是新款又下来了。”他这些鬼办法可多哩！就这样弄下一份好家当。年年给衙门里贿赂上点，年年村长是他做。俗话说：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贿赂了的钱，还不都是从穷人身上刮的么？然而，村长的位位他可就坐稳了。他家里摆设的洋箱圪达柜，八音匣子自鸣钟，家常饭是饺子油糕，他吃的肥胖肥胖，留着长长的双溜胡，穿着白生生的绸大衫。

那天，他一见张初元就说：“嗯！张初元，你咋价在我莜麦地里掏出‘藉苓’来啦？”张初元说：“没事，村长，那是夜天野猪撵的，我吼喊了一阵才跑了。”吕良放下脸子说：“哼！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啦！有人证物证，你还要赖？！”张初元急得说：“好村长咧！咱人穷了骨头还没穷，凭着四两红肉，咱虚说作甚？”吕良恶狠狠地说：“张初元，你故意毁坏庄稼，犯了法律，还狡辩！”张初元也气得脸上一红一白，蹲在那里说：“这真是好心作了喂猫食！吐出红丹丹的血，也变成胭脂水水啦！”这一下吕良更火了，眼窝瞪的有鸡蛋大，胡子一撇一撇地，指着张初元大骂：“张初元，你狗日的反啦！日杀你祖宗的！……”他虽说是个“绅士”，可是嘴里甚的脏话也能骂出来。他一跳三尺高，祖宗三代大骂的三进三出。不依了，要送区呀！送县呀！那阵子，人家有钱有势，四指宽的个纸条条，就能送你坐了班房子。后来还是张初元家里人，搬情说合，罚下二十背圪针，才算拉倒。

那时正好五月十三，老爷庙上唱道情，好红火！好热闹！全村男女老少都高兴的看戏。张初元却出着一头汗，给吕良背圪针，扎野猪撵了的莜麦地边边，他又是那号硬性子人，气忿的肺都快炸

了。然而更气忿的事，还在后头咧！

民国二十五年，日本反来了。旧队伍，夹着尾巴一溜烟退到了宁武。他们不打日本，假眉三道瞎铺排，十冬腊月天，向各村要民夫到宁武城挖战壕。那时，村里本来没轮上张初元的差，可是吕良硬逼着他去，张初元和他讲理，吕良挂羊头卖狗肉，说：“这是抗日的事，谁不去谁就是汉奸！”张初元说：“抗日也有个抗法。轮上你本家去，为甚派我？真是雷公打豆腐，光挑软的地方下手啦！”吕良吼三吓四，要捆呀！要绑呀！硬把张初元逼上走了。

挖战壕的，都是些没衣没装的穷人，那号灰队伍，不敢打日本，却敢打老百姓，一人手里拿着根哭丧棒，看见谁不顺眼，就没头没脑地打。战壕挖起，日本人还没来，队伍就跑了。

张初元白白受了十三天罪，回来时，他气得对村里人说：“真是人穷受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财主们仗着有钱有势，把穷人们欺压死了！”谁知道这一句闲话，又惹下祸害啦！那号溜沟子的人，把这话报告了吕良，吕良说：“哼！缰绳放的长长地由他跳！打量孙悟空总翻不出如来佛的手。”那时，吕良虽然怕反乱，把村长让给别人当了，但暗里仍然是他拿权。他在新村长跟前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过了几天，新村长听了吕良的话，就在户口册子上，把张初元编成八等富户，出捐款比以前更凶了，那真是干骨头里往出榨油咧！

三 上了财主的圈套

从十九岁上起，张初元年年到冬天下煤窑掏炭。受上牲口的罪，生活还是苦啊！

民国二十五年冬天，吕来到张初元家找他，那人也是全村数一数二的财主，和当村长的吕良是弟兄。他见了张初元，就和和气气地说：“初元，看你光景过的也不太好。唉！俗话说：‘亲不亲一乡人。’咱邻街邻舍的，总要帮贴帮贴你啊！我去年山水冲坏的那座煤

窑，你花上三二十个工掏去吧，掏成了，二一添作五，有你一半股子，咱再写上张字据。这总比你给别人下窑好吧？”张初元听了吕来这一片亲亲热热的话，可高兴啦！三言两语就搞妥。

过后，天天下辛苦收拾那座坏窑，那是座步窑，和井窑不同，一个人也能爬进去掏。他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受：垒台阶、砌井口，脑门心顶上个油葫芦灯，爬在十几丈深的黑洞底下，一镢头一镢头地掏，累的骨节节都快断了，但他想：“将来掏成了，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。”三二十个工吗？唉！整整一个冬天才掏成。他满头高兴去找吕来说：“吕财主，窑掏的能出炭了，咱写约吧！”吕来笑着说：“嗨嗨……掏成了就好嘛！写约不忙，过年正月闲下了咱写。不怕，反正馍馍没吃着哩！怕甚？走了和尚还能走了庙？”过了大年正月十五，张初元又去找他写约。那天，吕来正在赌钱，他说：“初元，快上坑押宝来吧！一年才一个正月，不高兴高兴等甚？写约以后再说吧！”张初元没赌钱，他有工夫还要掏炭咧！以后，每次催他写约，吕来总是一推六二五，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一直推到十月里。

一天，张初元又到他家去找他，这回吕来不像以前和气了。他把眉头一皱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我该下你见面钱啦？开口写约，闭口写约，窑是姓吕的，你姓张的凭甚么分产？”张初元真是没想到啊！满头高兴浇了一瓢凉水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啊哟！吕财主，这是你应许下的呀！吃水忘了掏井人啦！”吕来把桌子“砰”的一拍，跳起来说：“放屁，谁应许下来？拿来凭据，说到纸上，说不到纸下，你想霸产？滚蛋，滚……”他红口白牙说下的，如今要赖不认账。财主对穷人好狠心呐！真是黄鼠狼不嫌小鸡瘦。这回把张初元火踢天灵盖了，他要到衙门告吕来去，要和他打官司。邻里几个穷人劝他说：“天下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吕来侄儿吕芝云，在太原当甚么委员（后来当了汉奸），有这条粗腿谁敢惹？”张初元一细想，是啊！那阵子，穷人没活路。有天大的冤屈，也没个申诉处，真是哑子吃黄连——有苦难言。后来就那样白白拉倒了，张初元心里说：“原来财主

们都是笑面老虎杀人心呀!”

四 出头的日子

民国二十九年春天，晋西北建立起新政权，这一下世事大变了。不久，区工会的老吴同志来到了张初元村里，来到了炭窑上。他亲亲热热地握张初元的黑手，握所有工人黑手，给工人们宣传打日本的道理，宣传“改善雇工生活”的法令。他还说：“现在是新政权，不管财主穷人都一律平等，大家抗日，大家都要吃饱肚子。窑主怎样剥削你们齐发表吧！”张初元听了这些话，心都明亮啦！他虽说是个受苦汉，心眼眼可灵动呢！这些道理一说就能解下，他说：“咱也不知道剥削不剥削，反正六个人下窑掏炭，掌柜的不动手就分一半。我在民国二十五年冬里，花了三四个月工夫给吕来把窑掏开，就白白的掏了，全村大人小孩谁不清底！”他又对众人说：“过去财主把咱们穷人的血也吸干了，这阵子可到咱们出头的日子了，新政权就是咱们的靠山。”众人听了齐说：“对！”老吴说：“咱穷人要出头，要不受财主的欺压，就要有自己的组织。”老吴刚提出成立工会的问题，工人们就把张初元举成工会主任了。

窑主吕来，知道工人们就要和他算账了，着急的一头一头汗。他把张初元请到家里，又是装烟又是倒茶，甜言蜜语地说：“初元老弟，自古道‘大丈夫不念旧仇’，过去谁对谁不对一笔勾销。唔！家里有甚困难齐说，饿不着我，就饿不着你。只要你说句话，石数八斗尽管来装。哎！不要引上一群人和我闹是非么！”张初元心里说：“老猾头不要耍花样，剥了皮子端过肉来，也认识你这个灰圪蛋！”就对他说：“老吕，不是这样说法，咱按政府法令来，该怎办就怎办！”

过几天，张初元在老吴帮助下，领导工人们去和窑主说理算账，工人的合理要求，窑主推赖不过，工人胜利了。工人们高兴地都

合不住嘴。都说：“张初元是替咱穷人办事的人。”不久，村里人又把他选举成民兵分队长。

第一次村里过伤兵，他就先派吕良抬担架，吕良还想抖他的威风，他说：“我家祖辈子也没做过这事，派个别人吧。……”初元说：“你是村里的首户，不派你派谁？这是抗日的事，去不去你看着办吧！”吕良没办法只好去了。回来以后，气的对他老婆说：“日他亲娘的，一个臭揽工放羊小子也来管我，刚扔下讨吃棍，倒不晓得吃几颗麦子的供献咧！”村里的穷人却高兴地说：“老狗日的过去几十年，把咱们踩在脚底下不敢出气。老张给了他个下马威，可给咱穷人出了气啦！”

五 坚决反“维持”

民国三十一年秋里，敌人在离张初元村十来里的地方扎下据点，这里变成了游击区。敌人三天两头出发抢粮、杀人、烧房子，临近的村子可败下兴啦。敌人天天下公事，威胁各村闹维持，不然就要实行“三光”。给张初元村里也下了十来道。公事落到张初元手里的，他都悄悄地压起了。那时村长周保善吓得对张初元说：“这工作没法坚持了，咱要回根据地去咧！”张初元说：“我是死也非坚持不可。”后来周保善真的搬走了，书记周金宽也搬走了。村里坚持工作的干部，就丢下民兵分队长张初元和农会秘书赵某，赵某是个富农，他丢不下房地才没走。

腊月里的一个清早，敌人到了张初元村里，抢去五十多石粮，逮去好些人，把农会秘书赵某也逮去啦！那人，虽说是个干部，却是个金漆马桶，外面装的好看。他有个表弟，就在据点伪村公所当文书。一捣鬼，第二天敌人就把他放回来了。他假借调查损失的名义，把全村人悄悄地集合起来开维持会。众人们说：“张初元不参加开不成。”他没办法，只好把张初元也吼来，张初元一听是闹维持，就

对他说：“抗日会咱参加，维持会咱不开。”说完扭过身子走了。众人看见张初元不参加，也都散了。大院子里只剩下些财主和赵某。

过了几天，赵某派人到炭窑上吼张初元，说有要紧事讨论。张初元一听就猜出是维持事情。和他一块掏炭的工人们说：“老张，把的硬点，要是刀把子给这些人抓住，咱们就倒运了。”张初元说：“咱是革命里翻身的，又是抗日干部，咱们不能作反革命的事情出卖祖宗，反正一也是打墙，二也是动土，非坚持到底不可。”回来时，赵某家炕上地下坐着些人，都是财主。赵某说：“老张，日本人又来信了，要不维持就来洗村子。村里人怕的不行，都赞成维持，看你是个甚主张？只要你说一句话就成。人常说：交一个朋友开一条路，得罪一个人堵一道墙。你是民兵分队长，总要替村里人打算打算。唔！反正全村人的命都在你手里咧！”张初元说：“赵某，你不要拿大话吓唬咱，村里谁要维持，你说出来咱看看。”赵某说：“你不要生气，咱又不是真心维持他，这是为了全村安全，应付应付呐！”张初元说：“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咧！日本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娃娃，那样好哄？承应下维持，就要送情报送给养。有钱人能出起，穷人出不起啊！维持吗？那才是油捻捻套耗子，上了敌人的圈套就不要想出来了。”财主们都帮赵某的腔。张初元就硬硬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谁的脑袋硬，谁维持！”这下把那些维持分子顶住了，隔了半天，赵某转了话头说：“大家只是商议商议，你不答应谁还敢干？”

这以后，张初元对他们，更操上心啦！

正月初二大清早，张初元在村口上拾粪，碰见前面维持村的一个人来找赵某。他盘问了几句，就猜见了八九分，诈唬那人说：“要没紧急事，这么早找他做甚？人家都把实话说了你还装，我看你也是死心塌地的……”几句假话，把那人的实话齐套出来了。那人说：“赵某都告你们啦？唉！偷牛的已供了，咱拔桩子的还包涵个甚，实说吧！赵某承应下暗里维持日本，先送情报，后送给养。他说你村送情报的人没找下，先让我们捎送几趟，今日才是第二次。”张初元

听完心里说：“不成了，赵某和财主们真反动啦！”他又把那个人教育一顿，让他滚蛋了。

他自己赶忙跑回家，胡乱吃了点饭，就到了区上。从区上回来以后，就和民兵小队队长周炳文说：“维持就是投降，和敌人非硬干不成，过去咱们的民兵就像聋子的耳朵——样子货。如今要整顿整顿。”周炳文也是抗日很坚决的干部，十分同意他的意见。

过了几天，区上干部来了，召集全村群众讲话，不让维持，又给民兵发了九个手榴弹、一支冲锋枪、五颗子弹。群众说：“过去我们算瞎眼了，选上赵某当农会秘书，要重改选，我们村不要他住。”当场就选上张初元。区上让赵某搬到根据地村子住去，这下村子里才清利了。财主们只是背地里说：“哼！民兵！没枪没炮顶个球的事！豆芽菜长上天高，还不是个小菜。”

六 第一次打胜仗

二月初二大清早，天还黑洞洞的，张初元爬起来，穿上鞋，提上粪筐筐，走出山角窑窑去查哨。

自从民兵整顿了以后，他领导着日夜活动：白日里下窑掏炭。熬累上一整天，夜里还要带上民兵，转移到山沟沟山洼洼里来过夜。那阵子，敌人谣言要洗村子，要活捉民兵。张初元知道敌人的鬼把戏，时常是白天不来，黑夜不敢来，就瞅这临天明时分冷不防来突然包围，所以他每日是鸡刚叫就起来，一面查哨一面拾粪。这天，刚走了不远，山上的哨兵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说：前面有情况。他赶紧返回山角窑窑里，把大家都吼喊起来，派了几个回村里照护群众转移，剩下的自己带着上了山。

这时，东面天已亮了。只见十来个敌人十来个牲口，一长串顺沟往里走。民兵趴在山上气也不敢出，心垂垂都是“卜通通卜通通”地乱跳。看着看着走近了，张初元对趴在身旁的吕才富说：“瞄